

# 白瓷时代的“一带一路”

□ 禾刀

是后人所称的丝绸之路。而装载大量瓷器的“克拉克号”更可能走的海路。某种意义上，中国瓷传入欧洲路线与今天的“一带一路”走向不谋而合。

作为白瓷的忠实拥趸，英国陶瓷艺术家埃德蒙·德瓦尔历时18个月，先后走访了中国景德镇、德国德累斯顿、英国普利茅斯三大世界著名瓷都，在《白瓷之路》一书中以贯穿中西的视角，结合了旅游札记、回忆录与历史讲述，追溯瓷器从中国传入欧洲发展演变的辉煌历程，描绘出一部数百年中西文明交流史的迷人面貌。

作为中欧历史沟通桥梁的重要信物，瓷器早在公元前16世纪的中国商代便已出现。及至汉唐，制瓷工艺已相当成熟。唐代诗人白居易在《睡后茶兴忆杨同州》一诗中曾吟道：白瓷甌甚洁，红炉炭方炽。可见，当时白瓷工艺水平已炉火纯青。

马可·波罗将瓷器带至欧洲后，中国瓷器迅速风靡欧洲大陆。如“中世纪的佛罗伦萨传

着一种说法，认为瓷杯可以阻止毒药发挥药效”：“1607年，法国皇太子用中国的瓷碗喝汤，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法王路易十四为了讨好他的宠姬旁帕多夫人，专门在凡尔赛宫修建了一座托里阿诺瓷器官，用来陈列中国青花瓷”；德国奥古斯都大帝则成立科学院，图谋制瓷之道。最疯狂的要数萨克森王国的国王，居然“不惜用四个配备精良的皇家卫队到普鲁士王国换取12个中国青花瓷瓶”，这就是“龙骑兵花瓶”的由来考证，在“克拉克瓷”发现后的百年间，至少有6000万件中国瓷器运往欧洲。有必要提及的是，“china”的最初发音正是来自于欧洲人对“昌南（即景德镇）”汉语发音的音译。

中国瓷在欧洲被曾称为“白金”，虽然欧洲人梦想像中国人那样制瓷，但直到1708年1月15日，长期被奥古斯都关在城堡地下室里的德国炼金师弗里德里希·波特格尔才研制出欧洲史上的第一个白色硬质瓷。

资料表明，马可·波罗关于瓷器制作的文字

令波特格尔获益匪浅。另一位为欧洲制瓷作出“卓越贡献”的当数法国传教士殷弘绪。

1712年，在景德镇“潜伏”7年之久的殷弘绪向欧洲耶稣会奥日神父寄了第一封万言书。他当然不是汇报“本职”工作，而是详细披露了制瓷工艺。1716年，《科学》杂志原文发表这封万言书，中国制瓷界守了千年的秘密，就这样被欧洲人公之于天下。

在超级间谍殷弘绪的努力下，中国瓷在欧洲生出了孪生兄弟，并迈上蓬勃发展之路。

德瓦尔也承认，“早期的欧洲自制瓷器深深打上了‘东风西渐’的烙印”。极为郁闷的当是，白瓷时代的“一带一路”并未给中国带来真正的繁荣，反倒成为西方列强后来侵略中国的重要通道。古今对照不难发现，今天的“一带一路”之所以一经推出便拥者云集，最根本的原因当在于四个字，即“互利共赢”。

《白瓷之路》  
【英】埃德蒙·德瓦尔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 新书导读



《杨鹏解读<道德经>》  
杨鹏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把《道德经》置于人类思想史的发展框架中进行分析考察，并沿着《道德经》宇宙观与治理观的路径，从老子充满诗性的哲学进入治理方略以及我们日常生活中诸多问题深入探讨。



《黑贵妇》  
【日】西泽保彦 著  
新星出版社

新生派对举行现场，一位不请自来的女生死在了门口，为她开门的派对主办者会是凶手吗……一场依赖性占有欲的争夺战。执念背后是深沉的爱，还是炽烈的恨？



《与你同行》  
【美】安帕奇特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一场新生儿的洗礼礼上，身为客人的伯特情不自禁地吻了女主人贝弗莉，一个吻引发了蝴蝶效应，一场婚外恋带来两个家庭六个孩子的命运。这场荒谬的婚姻，就像一颗早已深埋已久的定时炸弹，启动了所有人的命运之轮。



《我该几时鼓掌》  
WANN DARF ICH KLATSCHEN?  
Daniel Hoepf

本书涉及古典音乐会中那些无法一眼看穿的仪式化行为、看似古怪的惯例以及惯常的“游戏规则”，也同时回答这样的问题：人们到底该何时鼓掌？

的音乐家来说，他登上舞台，即使还没有奏出任何一个音，也随时随地都会收到喝彩。被雇来捧场的人为了他们喜爱的音乐家，试图用热烈鼓掌来激发音乐厅里的气氛，这种掌声与出于真心的鼓掌毫无关系。

## 混乱无序的鼓掌有危险吗？

我不能确定，瓦伦汀经历了《意大利交响曲》的噩梦之后，又在听我讲述了关于鼓掌的话题后，是否感到自己比以前更聪明了？就他的问题“我该几时鼓掌”，我无法给出明确且普遍适用的答案。我也不相信有这样的答案存在。起决定作用的应该总是自己的感受，什么时候确实适合鼓掌及其用意是否被认可。

虽然人们现在可能看到音乐文化中会爆发出无序状态，但他们大可放心。音乐会观众越训练有素，对音乐越了解，经历过演出越多，他们的判断就越可靠，在完全不恰当的地方鼓掌的情况也就越少会发生。

《我该几时鼓掌》  
丹尼尔·霍普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在寂寞的黄金时代放声歌唱

□ 邓勤

萧红是个极具才华的作家，文章里事人间的美好、疾苦、丑陋、挣扎、不堪，轮番上演，文章外她始终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永恒追求爱与自由。但是，萧红的一生是充满苦难的一生，正如她自己所言，“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黄金时代，但又是多么寂寞的黄金时代呀！人的黄金时代是舒展着翅膀过的，而我的黄金时代，是在笼子里过的。”

这里的“笼子”，应该指代那些萧红身边的保护者。表兄陆振舜、未婚夫王恩甲、萧军、端木蕻良都曾经是她的“保护者”。他们都将萧红视为弱者，对她像对待孩子一般。这是萧红不愿意见到的，因此这样的“保护”最终对她来说就成了一种伤害。萧红在临终时说：“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日本知名萧红研究专家平石淑子在著作《萧红传》中，通过爬梳史料勾勒其一生，尽量还原萧红的生活环境、交游情况、创作背景，结合萧红的作品，描述其精神世界的发展

变化历程。本书序章《对萧红评价的变迁》通过整理关于萧红的前期研究资料，试图厘清萧红在人们心中是一个怎样的形象，这些形象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其中还存在哪些问题。第一章之后将萧红的文学活动分为初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部分，对照事实，对其各个时期的重要作品进行分析，进而弄清萧红的精神足迹。终章《萧红的作品世界》将对萧红十年来的整体创作活动进行总结。附章叙述了关于萧红的死和死后的迁葬问题。

在抗日的战火中颠沛流离，在香港结束自己短暂的一生，萧红在香港完成了两部前所未有的长篇《呼兰河传》和《马伯乐》，它们在萧红的整个作品世界中居于要位，将萧红的作品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度。由此可见，香港为萧红提供了一个优越的创作环境。以这个观点重新审视萧红的创作生涯，我们会看到一个与之前不同的、新的萧红形象。

如果将萧红作为生活在抗日战争时

# 一部中国人的心灵史

□ 彭忠富

王充闾最近出版的《国粹》，堪称一部形象化的中国人文化传统史，也是一部中国人的心灵精神史。本书包括《传承：文化自信》等四章，收录了《中国心》《鸿蒙开》等三十五篇文章，它以优美的散文阐释中国人文传统、讲述中华五千年波澜起伏的往事，通过对先祖、人文、河山、传统的认知和感悟，写出了中国传统的人文情怀、精神世界、心灵空间及中国文化特有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让人们身临其境地感受中华民族沧桑正道，领悟日常的安生立命之道、斯文优雅的人生理念、生存处世的生活智慧，增添中国人心灵深处的文化自信和自豪。

譬如在《广陵散》中，作者对于魏晋的社会思潮和名士风采进行了条分缕析的梳爬整理，让我们了解了阮籍、嵇康、刘伶等“竹林七贤”的怪诞行为之根源所在。魏晋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大动荡时期，攘夺、战乱是这一

时期社会政治生活的主旋律。统治集团内部篡弑频仍，政权更迭频繁，战乱连年不断，社会急剧动荡，给普通民众造成了极大的苦痛，士人个体也未能远祸。因此，《晋书》中说：“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竹林七贤在生活上不拘礼法，清静无为，聚众在竹林喝酒，纵歌，作品揭露和讽刺司马朝廷的虚伪，他们的不合作态度受到司马氏朝廷的嫉恨，其中嵇康被杀害，阮籍佯狂避世，刘伶更是终日陷于醉酒之中。

从社会时代来考究，嵇康、阮籍等人都是失败者，都是充满悲剧色彩的人物；但从他们个人的角度来看，却又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作者认为，魏晋文化跨越两汉，直逼老庄，接通了中国文化审美精神的血脉，同时，又使生命本体在审美过程中行动起来，自觉地把对于自由的追寻当作心灵的最高定位，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实现了生命的飞扬。当我们穿透历史的帷

幕，直接与魏晋时代那些自由的灵魂对话时，更感到审美人生的建立、由心灵的驰骋，是一个多么难以企及的诱惑啊！

本书把人文传统与优雅汉语完美结合，富有诗情画意又极具激活力。这源于王充闾科学的读史方法，“读史，主要是要读人，而读人重在通心。读史通心，才可望消除精神障蔽与时空界隔，进入历史传统深处，直抵古人内心，进行生命与生命的对话。”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试图世界上有哪个民族或国家能够传承如此悠久的文明。那些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是我们文化发展的母体，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

《国粹》  
王充闾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速读

### 音乐之后最美的噪音

是一位年轻人激发了我写作这本书的灵感，我还能够清楚地想起他的名字叫瓦伦汀。在一次音乐会后，他向我走来，有点害羞地自我介绍，应他要求，我在他的节目单上签名，之后他向我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他的这一经历，对他来说是一次精神创伤。那是他第一次听现场音乐会，演奏的是门德尔松最受欢迎和最常演出的《意大利交响曲》。

音乐会上，他坐在正厅前排的位置上，听着这部阳光四射的音乐，充满着激情和青春的气质，感到自己回到了多年前的意大利之旅，想到了那些酒馆和葡萄酒，他完全被迷住了。

然而之后出了一些状况。第一乐章最后一个和弦还没有完全消失，瓦伦汀就跳起来热烈地鼓掌。他差点对着整个音乐厅喊出“太棒了”，但这个词卡在了他的喉咙里。他发现自己是唯一鼓掌的人，别人都“无动于衷”。除了有人发出愤怒的嘘声以外，周围是一片冷漠的沉默，从四面投来反对的目光。

他一屁股坐回到位置上，几乎不敢抬头看。台上有几个乐手友好地微笑着，而指挥打了个手势，似乎在说“好了，别说了！”接下去的部分他听得心不在焉。音乐会开始时，他还热情洋溢，现在却忧心忡忡。

他向我讲述这个事时，给我留下了一个不谙世事的印象。他问我，自己究竟错在哪儿。他只不过有些冲动，并出于真心地对这部美妙的音乐作品及乐队的出色演出表达了赞赏之情。

### 随性的意大利人

我为瓦伦汀感到遗憾。他发现自己热爱古典音乐，却被泼了一头冷水，仅仅因为触犯了

# 听音乐会时该几时鼓掌

□ 徐思丹 整理

一条不成文的法则，即只有在整部交响乐结束时才能鼓掌，而非在第一乐章结束后。门德尔松是否会因这一在乐章之间冲动的鼓掌而感到惊讶？我想不会。相反我宁可认为，他或许甚至会很高兴，他的“活跃的快板”的第一乐章对于二十一世纪的听众也如此受欢迎。

如果有人不是在预定的时间点上随意放任自己的热情，音乐家是否会受到干扰？瓦伦汀看到几个乐手在微笑，显然他们并没有因此生气或感到被冒犯。如果是我，也不会感到生气。恰恰相反。在意大利及其他地方的音乐会演出中，我常常会在第一乐章之后就博得人们的鼓掌，每一次都让我感觉很好。掌声是音乐之后最美的噪音。

意大利观众在这方面很慷慨，但前提是，他们认为有的音乐家确实值得收获掌声。如果他们喜欢其中的某个部分，就会鼓掌，不管后面是否还有几个乐章。甚至在葬礼上也会鼓掌。逝者被抬到墓地，来宾们颂扬他的一生，他在生命的最后一程会博得掌声。

### 严肃的德国人

南欧观众完全习以为常的东西，在欧洲北部常常被视作——即使不是愚蠢的标志——粗俗而不得体的。德国的音乐会传统是直到作品结束后才能鼓掌，如果有人不遵守这一规定，就会像年轻的瓦伦汀在听门德尔松的作品音乐会时所遭遇的那样。

人们会问，为什么像在意大利那样的反应，长久以来都是德国音乐厅中的禁忌，这很快会让人想到，十九世纪时人们如何维持乐队的纪律。鉴于松散的社会风尚在当时主宰着乐队的演出，人们为了保证有序的状态而一定作出了不少努力。然而，他们走得太过了，根据现在的标准来看，已经超出了必要和可理解的范围。

显然当时很多音乐会观众不愿立即就去适应那些新的严格规定。他们总是一再被要求和敦促“举止庄重”，禁止在音乐演出中“说话、用手或脚打拍子，或做出其他显眼的动作，尤其是鼓掌或类似的表示”。对于禁止随性的鼓掌，人们感到很难做到。1910年柏林的一场弦乐四重奏音乐会还清楚地提醒观众“禁止在各个乐章之间鼓掌”，甚至1940年柏林歌唱学院还在其节目单上写明“不要用鼓掌打断作品的演奏”。

### 鼓掌干扰了艺术家吗？

要求禁止鼓掌主要是基于两种考量：一曰，由多个部分组成的作品应看作是一个整体，绝对不该被鼓掌所破坏；二曰，正在演出的音乐家的乐思会被鼓掌打断。

我们来听听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钢琴家之一——安东·鲁宾斯坦所说的话，会发现很有意思。他在1973年出版的回忆录里描述了一次在巴黎的钢琴音乐会，当时他17岁：“1904年法国观众的反应完全不同于今天。当时在乐曲演奏中，人们用鼓掌对一段乐段的成功演绎表示赞赏，他们往往还会喊‘太棒了’，‘美极了’，‘太艺术了’。钢琴家会在奏鸣曲的两个乐章之间停下来，对观众的喝彩鞠躬致谢。坦率地说，这并没有干扰我，相反，它对我是种鼓励。今天，当我在朋友圈里演奏时，他们中还会有人以这种方式表达对我演奏的认可。”

另一个见证人可能是德沃夏克，他的《“自新大陆”交响曲》1893年在纽约首演，受到了极大的欢迎，以至于坐在包厢里的作曲家感到自己受到了如同国王般的礼待。卡内基音乐厅的观众在第一乐章之后就给予长达好几分钟的暴风雨般的掌声，显然他并不介意。我们还可以继续回溯历史，如1824年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首演的时候，音乐厅里正

统的观众当时可能被惊呆了：每一乐章结束后都有雷鸣般的掌声，但耳聋的作曲家只能看到却听不到。在谐谑曲乐章中打击乐雷鸣般的敲击后，人们狂叫并挥舞手帕，在该乐章进行中，上述情景也一再出现。

### 有时不该中途鼓掌

人们看到：在乐章之间鼓掌的禁令依据的是时间节点，当作曲家还在世时，这一禁令就无效了。当时的习惯做法完全不同，似乎它也没让人感到不快。显然，人们并不认为贝多芬神圣的《第九交响曲》的首演被毫无约束的掌声“破坏”了。如果今天的一次演出发生了如首演般的类似情况，音乐厅里正统的观众也许会大吃一惊，当地的乐评界也会发生激烈的笔战。

对于人们有关鼓掌的问题的一贯看法，有一点是无可争议的：有大量作品经不起演奏中途的鼓掌，对于这些作品人们已断定，必须从头到尾连贯地听赏。仅仅出于这些特性，器乐协奏曲和交响乐作品几乎就一律禁止中途大声鼓掌，顿足、狂叫或吹口哨。例如，贝尔格的小提琴协奏曲题为“纪念一位天使”，或舒伯特忧伤的《未完成交响曲》，我认为不该用鼓掌去打断它们。

### 鼓掌应该真诚

总的来说，鼓掌与否要凭每个观众的直觉。鼓掌应该是种奖励，如果你坚信，某场演出特别好，那你就该安静地鼓掌。重要的是，你的鼓掌应该是真正地坚信，自己内心深处被听到的音乐所打动、所吸引。

音乐家们在音乐会开始时就博得掌声，那也仅仅是观众出于一种惯常的姿态而有所表示而已，说明不了很多问题。对于一个观众喜爱